

南宋画家李嵩《听阮图》，描绘有侍女焚香、拈花等情景。



【短史记】

沉香一缕传千年

□王吴军

古人在礼佛和祭拜祖先的时候，总是拈着一炷香，借着缭绕的香的烟雾，传达着心中的那份敬意与追思。古代的香种类繁多，可分为根香、茎香、叶香、花香、果香诸类，具体名称更是洋洋大观，有沉水香、白檀香、紫檀香、沙罗香、天木香、安息香、苏合香、熏陆香、丁子香、郁金香、龙脑香等。

说起香，不能不说“书香”这个词。古人为了防止蠹虫咬食书籍，便在书中放置芸香草，这种草有清香之气，夹有这种草的书籍打开之后清香袭人，于是，人们就称之为“书香”。后来，书香也被认为指书中文字的内容，于是，又衍生出“书香门第”这个成语。

据史书记载，香最早由西域诸国向中原王朝献贡才得以传入。早期，香大都作为消除疾病之用，以香礼佛的记载最早是从汉武帝开始的。此后，香在传统文化中有了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含义，也表现出古人敬天法祖的精神。

香能清心，也能养性，所以，古人喜欢焚香。所谓的“焚香”，使用的是经过“合香”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、香球、香饼，或者是香的散末。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人画《千秋绝艳图》中，描绘有《西厢记》的崔莺莺深夜焚香的故事，画面上，崔莺莺亭亭玉立在香案之前，案上放着焚香必备的插有香匙与香箸的香瓶，以及一只小香炉。崔莺莺右手捧着香盒，左手从香盒里拿出一颗小小的香丸，将要放入香炉中。

明朝以后，焚香时点的是线香。线香是装在纸筒里的细香棒，插一枝在香炉中，点燃香头，就有烟从香棒上袅袅升起。

其实，若是说得更详细一点，焚香并不是把香丸、香饼或线香直接进行焚烧，而是要让香丸、香饼或线香发香，这需要借助炭火之力。古人对于焚香的境界极其重视，所以，焚香时要尽量减少烟气，让香味飘袅而悠长。因此，香炉中的炭火要燃得慢一些，火势低微而久久不灭。为此，古人发明了一些复杂的焚香方式，把特制的小块炭烧透后，放在香炉中，然后，用专门的细香灰把炭埋起来，再在香灰中戳一些孔眼，使得炭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。焚香时，还要在香灰上放瓷、云母、金钱、银叶、砂片等薄而硬的东西，用来隔火，小小的香丸、香饼就是放在这隔火的东西上，借着炭的微火烤焙，缓缓将香的芬芳气息弥散出来。

古人焚香的过程相当烦琐，焚香时还需要不停地观察，香若是焚得过烈，会顷刻而灭。焚香时，要时而用手放到灰面上

方，凭手感判断灰下的香饼火势是旺还是弱，这叫做“试香”。“几度试香纤手暖，一回尝酒绛唇光”，写的就是古代女子试香的情景。

史书上说，焚香而弥漫出的香气可以治疗疫病，使人痊愈。古代志怪小说集《海内十洲记》中说：“汉武帝时，长安大疫，人死日以百数。帝乃试取月氏国神香烧之于城内，死未满三日者活，芳气经三月不歇。”意思是说，汉武帝在位时，有一年长安疫病大范围蔓延开来，每天因为疫病而死的有数百人，汉武帝就拿出月氏国进贡的香在长安城内大规模焚烧，香的气味三个月不绝如缕，患了疫病昏迷三天的人吸到这种香的气味后，都痊愈了。

曹操亦是喜香之人，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，曹操还把香作为礼物馈赠给别人，比如，曹操曾经赠送诸葛亮“鸡舌香五斤，以表微意”。曹操在临终的时候，依然不忘他喜欢的那些香，留下了这样的遗嘱：“余香可分与诸夫人。”

古人喜欢把香料制成饼块，放在特制的香炉内焚烧，《红楼梦》中就写到了焚香的香炉，比如第五十三回“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中，就这样描写：“贾母歪在榻上。榻下……只一张高几，设着高架瓔珞、花瓶、香炉等物”，这里的香炉就是焚香用的。香炉的下面有盘，可以贮存热水，使润气蒸香，象征海的回环，上面的炉盖如山，香烟从盖里弥漫出来，宛如山岚蒸腾，呈现山海之象，这种香炉，在《红楼梦》中又被叫做“宝鼎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联”中，贾宝玉题有一联：“宝鼎茶闲烟尚绿”，描绘的就是宝鼎炉焚香的情景。《红楼梦》中焚香的方式，一般是在深房幽室之中，用矮桌置炉，与人的膝盖相平，香炉的火上设有用银叶或者云母片制成的浅盘盛香。香不及火，使之自然舒缓而没有烟燥气，却自是香风袅袅。

对于安寝和休息时使用的卧具，古人很注意让它们散发出怡人气息。因此，富贵人家常备一种薰笼，把香放入薰笼，用来把衣服、被褥薰得香气扑鼻。唐朝时，有人还发明了香球，这是一种可以放在被子下面的焚香设备，夜间睡觉时，把小香球放在被褥间，使其不断弥漫暗香。这种小香球的外壳是一个圆球，圆球的壳上布满了镂空花纹，以便香气散出。在球体内装置有两个可以转动的同心圆环，环内装置一个以轴承与圆环相连的小圆钵。在小圆钵中盛放上炭和香丸后，无论香球怎样滚动，小圆钵在重力作用下，都会带动机环与它一起转动调整，始终保持水平方向的平衡，不会倾翻。这种小香球既安全又洁净，在长夜中温暖的被子下还能暗香袭人。小香球在古代并不只是用于薰被褥。《宋史》中说，宋朝的时候，“凡国有大庆大宴”，都要摆放兽形的银香炉，还要使用小香球。小香球都装有银吊链，可以悬挂使用。吊挂在半空中的小香球即使偶然晃动，里面的炭也不会倾翻落下。

香既能悠然在书斋琴房中，又可缥缈于庙宇神坛之上；既能在静室之内闭观默照，又能于茶酒席间怡情助兴；既能安神开窍，又可化病疗疾。宋朝诗人陈去非写的《焚香》一诗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评价：“明窗延静昼，默坐消尘缘；即将无限意，寓此一炷烟。当时戒定慧，妙供均人天；我岂不清友，于今心醒然。炉烟袅孤碧，云缕霏数千；悠然凌空去，缥缈随风还。世事有过现，熏性无变迁；应是水中月，波定还自圆。”

香是美好的象征，古人把具有美好人品的人称为能散发芝兰之香的“善人”，把人品低劣的人称为散发腥臭的“不善人”，大教育家孔子就说：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……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。”这里的“芝兰”是清香悠悠的兰花，这里的“鲍鱼”指的是臭咸鱼。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和人品优良的人交往，就好像进入了摆满芳香的兰花的房间；和品行不好的人交往，就像进入了放满臭咸鱼的仓库。希望美好的芝兰之香在身边萦绕，古人爱用香，想来正是有此心情。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丈量六尺巷

□汪志

天下的巷子千千万万，宽的，窄的，长的，短的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我来到素有“文都”之称的安徽省桐城市，走进那条闻名遐迩、不同凡响的六尺巷。

六尺巷，东起桐城市西后街巷，西抵百子堂，巷南为张英宰相府，巷北为吴氏宅，虽然只有2米宽，100米长，却是天底下一条最“宽”的巷子。六尺巷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黄梅戏舞台，还被编写成歌曲唱响2016年央视春晚，随着“我家两堵墙，前后百米长，德义中间走，礼让站两旁”的歌词传遍全国，六尺巷的故事也深入人心。

关于“六尺巷”的故事，最早记载于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《旧闻随笔》。清代名臣张英于康熙六年(1667年)考中进士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深得康熙器重，并称赞他“始终敬慎，有古大臣风”。张英的家人在老家与邻居吴家就宅基地问题发生了争执，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，时间久远，对于宅界划分，谁也不肯相让。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，鉴于双方都是名门望族，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。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，希望在朝为官的张英拿主意。张英接信后，提笔在来信上写了四句诗：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接到回信，张家人领悟其意，主动拆墙，退让三尺。吴家感其义，也向后退让三尺，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。一场地界纠纷就在这种互谅互让中得到圆满解决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
张英以他谦逊宽容、秉礼处世的家家家风，为世人称颂。张英之后，张氏家族人才辈出，呈现“父子宰相”“三世得谥”“六代翰林”的景象。其中，张英次子张廷玉最为突出。张廷玉(1672—1755)也是康熙朝进士，官至保和殿大学

士兼户部尚书、首席军机大臣，为官同样勤谨，雍正褒扬其为“调梅良弼”。

和父亲一样，张廷玉也有一桩礼让美谈，那就是“父子让探花”。雍正十一年(1733年)，张廷玉长子张若霁参加殿试，雍正阅至其卷时，觉得字端楷、文意绝佳，便拔至一甲第三名。待拆卷时，方知是张廷玉之子。张廷玉得知后，立即奏请换选他人。雍正明确表示，选拔非常公允，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。然而张廷玉仍再三恳请“以此让于天下寒士”，雍正深感其义，遂降之为二甲第一名。

除了为官和做人，父子俩在治家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。张英将一辈子修身心得总结为家训《聪训斋语》，提出“立品、读书、养身、择友”四纲，并且把整部家训的精神概括为四句话：“读书者不贱，守田者不饥，积德者不倾，择交者不败。”张廷玉继承了父亲的治家理念，加上自身数十年“意念之所及、耳目之所经”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，亦留下一部家训名篇《澄怀园语》，书中写道：“一言一动常思有益于，惟恐有损于人。”

时光匆匆，岁月留痕。漫步幽静的“六尺巷”，仿佛跨越历史时空，令人感慨万千。“六尺巷”之所以名闻天下，核心就在于一个“让”字：“争一争，行不通；让一让，六尺巷。”类似的还有：“争者不够，让者有余”“你敬我一尺，我还你一丈”，足见道德修养的魅力和化干戈为玉帛的神奇。六尺窄巷，宽于心间，传递着古人的智慧与美德：做人要包容大度、平等谦让，方能和谐相处、彼此受益。正如《菜根谭》中所言：“路径窄处，留一步与人行；滋味浓的，减三分让人嗜。”

深秋，一半清凉，一半风雅，风依旧，巷子依旧。以一颗敬仰之心丈量六尺巷，也丈量一段历史、一段代代相传的千古佳话……

“刘雪樱中国画展”亮相山东美术馆

日前，“美在深情——刘雪樱中国画展”在山东美术馆开幕。本次展览展至12月15日，集中呈现了刘雪樱近年来创作的山水、花鸟及书法精品三十余幅。

文艺评论家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宋遂良为画展题写了展名并撰写了序言。他非常欣赏刘雪樱“四分读书，三分写字，三分画画”的状态，认为读书、养气为画家的修身之本，中国画是一种综合文化，画，字、诗词、金石都在其中，画家均需要涉猎和研习。宋遂良用“灵动、人性、流动、浪漫”来形容刘雪樱的画。

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院长王培元评价，刘雪樱绘画功底深厚，作品雅俗共赏。她的画既大开大合又灵动飘逸，都

是用心来表现——正如展厅中的书法作品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这是情感的交流。一个画家的情感既来源于对绘画艺术的热爱，也来源于对祖国山水的热爱，情感交融，才能画出活色生香的作品。齐鲁美术馆馆长刘宗奎认为刘雪樱的作品气象多元、格局开阔，既有巨制，又有小品，从构图立意到笔墨铺陈，皆可见其巧妙构思与严谨态度，为当代女画家的发展模式做出了范本。

刘雪樱表示，本次展览是对自己艺术追求的一次总结和回顾，正如本次展览的主题，“深情”表达了她对专业的情感。技法可以慢慢提升，但情感要始终真切，要一往情深。

(李可可)